



## 美和香，不可兼得

◎明前茶

好友邹阳做花卉批发生意后不久,就去昆明玫瑰种植基地,现场去看鲜切花生产的标准化流程。一走进遍种高秆玫瑰的温室大棚,邹阳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:在孕育了大量莫兰迪色玫瑰的大棚里,数千枝玫瑰聚集在一起,竟没有一丝甜美的香气。整个大棚里荡漾着微微的青涩气息,就像一个蔬菜大棚。

邹阳不死心,凑近花儿,微微拉过花头,使劲嗅闻,对不起,闻不到一丝芬芳。就连他轻捏玫瑰花的花苞底部,就像捏到了塑料制品,坚韧厚实的手感也让人吃惊。看他一脸疑惑,陪同的科研人员介绍说:“这些玫瑰都是专家精心筛选出来的切花品种,每一朵都价格不菲,而且,它们当得起这一价格。这些玫瑰花的特点,就是在绽开后,能保持矜持的酒杯形,在盛开的一周内不会有任何变化;花朵既不会开得更大,也不会流露任何疲态,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冰美人……当然,它一点儿也不香,因为玫瑰花香气中最重要的成分是乙烯,这种成分会促进花朵的脱落和果实的成熟。所以你看,那些有香气的玫瑰,开起来轰轰烈烈,可是,形状都不会有这些冰美人那么完美,凋谢起来也比较快。”

玫瑰的高贵造型与永不颓败的气势,就与她活泼可爱的香气无法兼容吗?至少目前是这样。因为如果要释放香气,乙烯就会加速花的凋零,这会让玫瑰的形状变成不规则的碗状,或者浅碟状,而购买鲜切花的多数顾客喜欢它们轮廓高傲,“像一只只发出脆响的冰冻香槟酒杯”。那么,芬芳的玫瑰还有市场吗?人家回答是:“有市场,不过,那些玫瑰不是做鲜切花的,它们是食用玫瑰或者香用玫瑰,在地头就会被整朵采摘,熬制玫瑰果酱,酿制玫瑰果酒,提炼玫瑰香精,或者立刻送去做鲜花饼。”

果然,在另一片原野上,邹阳见到了后一种花田。真的,你不能挑剔这些玫瑰的长相,她们多数是那种在切花市场卖不出价钱的深红色玫瑰,长得就像穿上小乞丐服的黄蓉一样,龇牙咧嘴,东倒西歪,就差在田地里打醉拳。可是,空气里漾满了温暖甜蜜、自得其乐的芬芳,耳朵里都是让人近乎眩晕的蜜蜂的嗡嗡声。邹阳忍不住深吸一口气,喉头涌满了甘甜与幸福感。

也许,美与香,多数时候是不可兼得的。

在香气扑鼻的花田里,正在采摘花朵的花农弯下腰去,剪下一小束花,送给邹阳。花农看上去有60多岁了,是一位慈祥的老奶奶,她在围裙上搓搓手,笑着说:“跟你们城里人不一样,我家插的花,都是这种有香气的玫瑰。乡下有句老话,不香的花没有魂魄。没有香气,它再美,跟假花有什么分别?”



杜英花

◎王尚

## 囊荷

◎张六逸

家乡有一道菜,是我从小不喜吃的,如今口中仍未习惯这气味。

菜名为:囊荷炒毛豆。

每年夏秋,印象中总是晴朗的天气,家中会备上囊荷。囊荷性寒,切细后先用盐渍,逼出里面的水分,去掉寒气。碧绿的毛豆炒到快要起锅,再倒入紫红色碎瓣。囊荷不需要怎么翻炒,意思一下就好了。有时也变着花样炒茶干,或者直接凉拌吃。

它本身就是串味的,故不能和洋葱一类的食材放入同一道菜里,否则味道就是四不像。家中祖母做这道菜最是一绝。毛豆、茶干、囊荷,我都不喜欢,桌上有这道菜,我是不伸筷子的,只应祖母要求,打包带回给母亲吃。但它的确是最能代表南通特色的土菜。囊荷在南通的菜场就能买到,刚上市要40元一斤,到了夏末秋初大量供应后才慢慢降价。而出了通城,囊荷几乎就在餐桌和菜场里消失了。宿友们的家乡江阴、宜兴,都没这道菜。

囊荷,一根秆子直直往上长,扑啦啦向四周伸出长条状的叶子,铺开像伞的骨架似的。花就开在叶子阴影下,从土里冒出一个小花苞。

囊荷与生姜模样很像,但生姜喜阳,囊荷却要躲起来,山谷中,树荫里,屋后檐下,越潮湿阴凉越好,还要用自己的叶片挡着。可它偏要选择阳光最烈的夏天开花。原来低调内敛的性格,也可以绚烂肆意地生长。

囊荷很好养的,生命力顽强,一种便能永生。也不需耕锄,微微施点粪肥,再覆一层土便可。借月山房的囊荷今年也开出过一朵花,当然不舍得吃了它,只任其花开花落。其实是没有落的过程,直接化入泥中而已。

古人早就吃囊荷啦!而且古人更会吃。囊荷有赤白二色,白者入药,赤者堪啖。《食经》记囊荷食谱一张:“囊荷一石,洗渍。以苦酒六斗,盛铜盆中,著火上,使小沸。以囊荷稍稍投之,小菱便出,著席上令冷,下苦酒三斗,以二升盐著中,干梅三升,以盐酢浇上,绵覆罌口,二十日便可食矣。”囊荷吃的是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儿,有点像紫玉兰的花苞,靠近根茎的地方是淡绿,向上逐渐过渡到深紫,即为赤者。这时的口感最鲜。若是等花大开再去摘,也能下咽,但花瓣里就空洞不饱满了,不

好吃。《食经》里记载的算是一种腌渍的做法,也可以贮藏过冬食用。囊荷软软的,一抿就化了,干梅的酸甜应该能化解青涩之味。或许像古人这样做,我就爱吃了。

囊荷更早时应该不是吃的,也不一定就入药。某天翻《史记》,偶见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中也写到囊荷:“专结缕,攒戾莎,掘车衡兰,橐本射干,茝姜囊荷,葳橙若蓀,鲜支黄砾,蒋芋青蘋,布濩閼泽,延曼太原。”这段描写的是天子仙山中的奇珍异草,囊荷也位列仙班。与它一同出现的鲜支、黄砾、橐本、射干、若蓀都是香草。囊荷也确有一股异香。或许是它样貌清奇,不似人间所有,天子便将其一齐挪入上林苑中,归为仙草了。

上林苑是天子花园,在司马相如笔下美得不可方物。可囊荷还是种在借月山房好,它自有一种民间的亲合力,不要精心照料,也无需人去赏。从仙班掉队,似也未有任何不妥之处。

“谁家莲花吹散,黄昏茶泡饭。”

这茶淘饭中,若有囊荷,真是平淡而甘香的风味。



## 圈圈

◎朱朱

在成年人的社交大部分靠饭局来承载的同时,零零后已经通过虚拟网络完成了与这个世界百分之九十的互动,除去衍生出一系列产业以外,三观理念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在对所有年龄段都深入地理解再理解以后,发现网络上大咖们的说教可笑至极,不是对正确与否的置疑,而是get的点根本不一样。

最近常跟年入百万的富豪们一起用餐,发现他们奢侈跨度超级自然,可以坐在冷得要穿外套的星级包厢里口若悬河,也可以半夜坐在马路边撸串儿。他们除去聊长期主义以外,也非常现实地看待社会现象。比如他们有个前同事跨行业去做了一个验资千万的相亲平台,在北上广火爆到不行。从某种程度上

来讲,民间影响力直接碾压了那部看了以后分手率极高的电影,劝女孩不要恋爱脑不如直接拉她去早已圈好层级的相亲平台。

做房产中介的一个朋友透露,都说现在二手房市场冷淡,但是大城市的别墅市场一直坚挺着,而且别墅的涨幅一直高于小洋楼。那些专做别墅中介的,在大环境看跌的背景下依然忙到头脚倒悬。为了省去麻烦提高效率,在看房之前也有一个两百万的验资。

可能是被文学和影视作品给带偏了,现在的精装和奢侈品早就不是富人的标配了。那天,坐在对面的一个男孩穿着一件没有标识的T恤,后来才知道他一家子都是高知,爸爸和姑姑是博士,妈妈是硕士,他正在读博,在上海有两套别墅。提

起相亲,他毫无概念,只觉得应该找差不多的。于是马上想到一个朋友组建的相亲群,都是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发布的自家亲戚朋友家适龄青年的信息,除去学历单位、身高薪资以外,附带房产和父母的单位情况。晚上刷朋友圈翻到那个相亲平台,前段时间举办了一个体制内专场,对工作单位和薪资以及房产都有要求,把门当户对做到了明处。

从前人们总觉得谈钱辱没了爱情,其实经济实力也是一个人不可或缺的综合素质之一。精准的分类有利于提高效率,能省去很多生活里的麻烦,甚至可以减少因此带来的社会问题。

有些圈密不透风,但对于一些优秀的人来说,这个世界基本上没有圈。

